主制羣徵

主制羣徵卷之下

遠西湯若望 著

一以天地之美徵

物推精美者無他。其體之分與全。適相稱之謂。無生成造成皆然。如宮殿者。覩其堂其廡。凡蓋址棟宇之屬。悉合于式。彼此相稱。即徵巧工無疑。然則天地一大宮殿也。其形其性其理。無弗稱者。豈不明証厥先造者巧妙絕倫乎。試觀厥蓋。惟天上覆。千世不裂不偏不損。備諸采色不變。飾以明耀珍貝。

大小無算。深淺次第。各得其宜。風霾所不能昏。雷霆所不能隕。精美至矣。莫能加矣。非天主神功。孰能爲之哉。

地如屋址。一切重濁歸焉。然觀名山大川。奇花珍草。凡諸美利。皆其所生。抑何美也。嘗入王公之圃。莫不積石爲山。瀦水爲沼。雜種花木以爲飾。是効美于地也。地本塊然靈如人。而師塊然又終弗及者。何也。蓋地不靈。而制地者至靈。大地之美。至靈之跡也。人靈非至靈比。其師之而弗及也。豈不宜乎。

或曰。七政以遠近正斜之照。令地發生。所謂天施地生是也。曷須他制。曰。天與日月星。悉不能自制其性。以和悅萬物。不過因勢而行。公施厥力于物。乃令降施惟一。而生效於各物則殊。是必別有制之者。嘿令各物自依厥性。與時消息。而其體其形其式。皆有本賦。一定而不可移。彼日月星者。第下施其力。奮發其生機而已。

二以人物外美徵

物美有四。各能自存。一有形物。五官所司是也。是為

外美。餘三者。即生覺靈三魂。五官不能及。則以心測知之。是爲內美。茲論外美。如人一身。即分與全之稱。其美具見矣。自其一身之高言之。六倍者廣。十倍者厚。比于肘四倍。于二足六倍。于手大指七十二倍。連餘四指比之。其倍也二十有四。而舒兩肘比之。縱與橫適等矣。面之長連四指三量之。下頦至鼻孔一。鼻與額各一。額至頂。連四指二量之。盡矣。其廣也。連四指四量之。鼻左右至眼之角各一。又至兩耳。亦各一。耳弓上于眉。下于唇。其相去

也適相等。身以內。若骨。若腸。若筋。若脉。若肉界。長或短。厚或薄。疏或密。堅或柔。無弗稱者。凡人身相稱之屬。悉數之。數萬不齊。然又缺一不可。異哉。

生覺體之亦然。卽最微蟲。體必稱其性。形必稱其體。其巧且精不獨人也。然則造此者誰乎。靈如人心。求造一蟻。必辭弗能。蓋蟻體雖微。內外美具。如覺悟行動性向。人弗能達之。又安能造之。靈人不能。況下此者乎。信惟至靈獨擅已。

植者發之於地。以飾地身。生卽繫其根于地。如恐昇

起。輙爲風偃者。其種無算。約曰草木。或待藝。或自生焉。或喜山。或平原焉。厥利給人需。屋者。器者。繩者。席者。篷者。悉取資而不窮。若夫娛人心目。莫花若矣。花以諸形色香。時供玩賞。智者于此。當知大主欲人于閒適之時。悟造物之能也。花有瓣。有心。有底。有根。皆配厥模。不可易。厥種包函生理。待時而芽。疑于靈者。凡此。孰非至靈之跡哉。

三以人物內美徵

凡物外之所著。必從內發。內體兼含外美之理。則其

美有加矣。如植者生長其式與力。各從厥類而主之者生魂也。覺魂者。獸禽既內存外容之理。更兼爲五官之運。內司之動。本性之向。所繇出。間嘗觀其外容。而測知其意想也。無寧髫。無擇形。凡屬分內。心動而像隨。物不能阻。身不能辭。亦奇矣。其餘諸能。皆有所任。人雖盡格致之力。弗獲悉達。蓋緣造成之主。超越人才無量故也。

靈魂則更加明悟。記含。愛欲。三能。以明悟通達六合內外。無所不至。有形無形。并屬所司。以記含固存

物像物性之理。物雖異類雜投。先入後入。皆有所藏。有以物多而盈。致不能容者。未之前聞矣。愛欲之量。最寬無界。乃于萬物之用。審取其利。日登不足。且自定向極。他不能强。自行決棄。他不能留。卓哉自專之神。非他形物可方萬一也。夫形物至麄且賤。倘以其體之巧。與分全之稱。識有靈原制之。豈于人靈超軼形物如是。反置所以然弗講哉。

四以諸物弱緣徵

凡形物必須兩所以然。曰質。曰模。是已。質者塊然弗

自主。任模來取。或彼或此。無不惟命。則其弱著矣。模者定本倫之形勢。以別之于彼倫。然非模自定也。所以命其爲此爲彼而弗易者。是在作者矣。不有作者。彼能自主乎。匪直質模。凡純體之物。土水火氣四原行是皆無自主之能。凡自主者。必其本體更無所屬。超萬物而上之。乃稱強焉。彼四行不能也。且四行所承之有。悉非自爲。乃爲合體之物。而爲之質也。既有爲者。必有作者。何也。凡物之情。悉欲自爲。如所爲在他。必繇本物之外。別有物使然。此使然

者。卽名作者。夫此作者。無物無之。惟自有者。乃無作者。既無作者。并無爲者。萬爲悉歸自爲故也。彼純體奚足語此。又原行。本體渾然漠然。廣狹大小等勢。悉係外緣所致。因物付物。不得不然。凡此皆弱劣相須之徵。非有主者。吾知其淪于無已。若夫原質。（如太極是）方之原行更弱。頑陋無能。並無模像。全乎順應以益他物。謂之渾全自足。能自主持。不亦謬乎。

天之需外主持也。卽其體之順動知之。（動屬主會。上篇詳矣。今論

其體順動。之試觀太陽從宗動天西行四刻。約應地四百五十二萬里。列宿天近赤道之恒星。則行五千二百六十萬里矣。物行之速。莫如銃彈。銃彈之行。經刻之一分。得九里。如欲繞地一周。非七日不可。是太陽四刻之行。乃銃彈三百四十八日之行也。而列宿天則又較疾于太陽。四十倍有奇。夫天動至易至疾如此。乃其體有順無逆。千古常然。豈其性與。有主之者矣。又分論天體。各天各星。大小不等。性情非一。在彼在此。既不相應。則不相登。而高

明上覆。永久不移。此果何爲哉。蓋主者將有所用之天。自弗克違之耳。

形物既屬受造。不能自主。則夫定厥向極者。必屬無形至靈造物之主無疑矣。何以知其無形。曰。凡有形所以然。其造物也。必先需物材以承其造。然後施其造于物材。若所造者。既名原質。則是時本無一物爲材矣。既無物材。則其造之也。直是從無造有。不可思議。此豈有形所以然之能事哉。或疑天爲初所以然。發穋。凡天之能。不越照施二者。使世

無物受之。則天能皆虛。雖欲著效無繇。豈有依物著效。而爲物初所以然哉。何以知其至靈。曰。微之有三。其造原質也。使之能承萬模。以成萬體。萬體之中。萬性附焉。如非預識萬物之性。所造安能各順其當然。是所建者一物。而盈萬異向畢聚焉。此靈之一也。凡造異體性之物者。必躬兼所造之微妙而蘊含之。今夫生者覺者靈者。體性各異。萬有不齊。則造者之廣智大能。從可知矣。是其靈之二也。凡具有明悟愛欲者。乃可稱靈。旣造物者大顯

厥能。其行如此。則其所以行者。亦必稱是。則其明悟愛欲。非復可量。是其靈之三也。

五以世人同心徵

天下萬國。各有定教。祭祀禱祈。槩所不廢。豈不以萬物之上。必有主者。視聽于無形無聲。決賞罰。判善惡。一一不爽乎。彼雖不知孰者是主。與夫主一或多。主無形或有形。主無始或有始。要莫不存戒謹之心者。且此心非係學得。率性而行。不得不爾。是必實有主者在上。而人爲其屬。故其性然耳。如實

無主。則是其性自陷其心。悖理甚矣。蓋論人明悟一司。必欲向物之眞實而得之。彼虛與僞。正其所惡。今以實無主而謬爲有主。豈非以其所惡陷心乎。必不然矣。

格物家論主宰曰。主宰者可有。即必已有。如或無有即必不能有。以其爲自有故也。蓋萬物惟自有者。無可有不有之理。並無不有能有之理。今設無有主者。而人性皆以爲實有主者。豈直性從虛僞。且以非爲是。以不能有爲已有。抑何剌謬至此。竊觀

世人窮極呼天。不待思想。如望其救。即或不加名稱。而悲哀歎息。總爲待救之聲。是豈偶然。又凡懷誠不白者。動擧盟誓以爲証。良以人心隱微。同類不能見。而玄漠之中見之。苟有欺妄。加罰無難。以故王公大人。下至黔首。事無公私。用以爲信。所從來矣。彼即誓淫祀之前。漫不加察。皆緣習俗之謬。而本性之知所戒懼。正於此見。且使果無主者。持公義於上。則人何爲見善則祝頌。見惡則咒詛。而躬犯重罪者。於心終覺不安。若或督之。若或察之。

而不自己也哉。

六以人異面異證徵

凡物傳類者。容貌常相同。獨人不然。人各一像。皆可識別。是亦主制一驗也。蓋憑面貌以判彼此。彝倫所係。齊治攸關。原非細故。萬一人面皆同。必至夫婦各不相識。父不辨其子。出息者于誰取償。學者于誰定交。罪人可幸無罰。人各肆志任情。無所不至。雖欲治。得乎。

凡不知有主者。舉天地人物。悉歸偶然。況人面異同

間乎。然予謂偶然之效。必不出于常然之故。故常效亦常。效偶故亦偶。理固然也。所謂彝倫齊治。故非偶矣。而謂效獨偶乎。且偶者不常有之謂。乃今人面之異。一方如此。天下如此。一時如此。萬古如此。則是常如此矣。奈何以常爲偶。而一間有之相似。爲非偶也。亦大惑已。彼禽獸大率同類相似者。豈非以其無彝倫齊治關係故哉。且凡公性之行。必向易行而避難行。即此以論造物之功。同狀易于異狀明甚。禽獸所以舉相似也。何獨至于人而

異之。斯得無意乎。禽獸凡屬家畜。猶微有識別。然此識別。亦爲人之畜之者分。彼分此。非爲禽獸也。至如野獸虎豹麋鹿之類。遠于日用者。悉無識別矣。面貌異矣。又復別以聲音。蓋以人目異等。又或夜遇。無從識認。更設一證佐之。如居間者。一人不足信。再舉一人然。既杜詐冒之端。益廣恩義之用。非無爲也。

七以人世缺陷徵

天下諸國。求一全免貧乏者無之。此亦主者治世公平一端也。蓋使人豐于財。悉無困窘。即不利有二。

其一。爲廢絕百工。凡苦身力作。皆緣患貧。苟無貧可患。孰甘勞苦乎。城郭圯孰修。殿宇頹孰造。衣服器皿孰做孰製。地孰犂。車孰御。魚孰漁。蔬孰傭。一切貿易廢矣。且使貴賤不章。上不威。下不順。天下尙可治乎。其一。必召萬惡。每觀多財者必惰。必迷食色。驕奢淫逸。肆無所忌。天下皆富無貧。即天下皆惡無善矣。大東洋一國。男女皆裸。無異犬羊。無禮無義。無文章。亦無宮室。具有人像。實無人心。揆厥緣來。皆因氣煖土豐。日用充足。不致困乏之故耳。

藏多者。惡叢而想侈。是二殆也。惟貧者絕之。蓋惡多起于食色。貧者乏貲。侈每生于安逸。貧者勞力。困其身所以利其神。甚哉大主曲成之無已也。

八以鬼神徵

鬼神者。無形自立之體。其靈超越人類。非陰陽之謂也。人有善惡。鬼神亦然。善神奉大主命。輔相萬物。啓廸人羣。每見學者于玄奧之理。未遑思慮。忽然明通。未緣存想。油然默契。此豈盡係人力哉。非天主之親佑。即善神之輔翼所致。然此非無良之人。

所能槩得。故不若惡神之多與人接更著焉。自有淫像以來。邪魔憑以發言。惑世誣民。錮不可解。時制諂事者。使之昏、仆。弄其舌以語人。亦有非像非人。發聲空中。以獨照其跡者矣。又有巫祝之術。每著妖驗。是皆足徵鬼神實有者。又或呈露僞形。令人目擊。或不現形。特以行事見奇。明徵實有焉。往往負魔之人。本屬耑愚。忽能論道奇奧。通人所不能通。傳異域方言。發人秘密。或語隔地事物。如在目前。著一切超人之跡。豈非其人靈魂之外。更有

神憑之乎。

神多。必屬一至尊主之。不則亂矣。今凡有形之族。皆次第相屬。以杜亂端。豈無形獨否乎。以理度之。必分品級。必分等類。必有最上至尊至能者。居至先而爲之統矣。且使衆神無統。必各恣意妄行。其力又鉅。人其無噍類矣。蓋邪魔性本至惡。妬恨人類。苟無制之者。令彼得行其志。人安得久存乎。嘗觀史載。魔命祭者。以人爲牲。或少拂意。輒加水火諸灾。不一而足。是雖大主降罰。藉魔行此。而魔性兇

猛。亦可槩見。苟非大主宰有以制之。其害可勝言哉。

夫神之有也。旣非二氣所生。卽疑爲自有者。不知自有者。以獨徹至。此則以衆徹劣。獨者體含全美。無少欠缺。衆者具有分美而已。分則有限。此之所有。彼之所無。彼之所盈。此之所歉。安稱至乎。以故神之互相須以成一全。猶之有形之族。合萬姓成國。合萬國成天下。豈能獨而無耦哉。且旣有所須。卽不爲自有。以自有者自足。全乎自向而不向物。無

物能反之。無物能佑之。本體不動。恒無增減。是之謂止於一。既止於一。即無限量。無始終。而爲萬物原。有餘矣。彼鬼神能乎。夫鬼神既不本于陰陽。又非自有。則豈非外有一至尊至神者。爲之造成。爲之主宰也哉。

九以無主悖理徵

夫人信有主宰。修身繕性。自不容已。豈非眞德之本乎。惜哉。執迷不悟。而日陷縱欲敗度中也。蓋心無所畏。則從惡如崩。無所望。則從善如登。自然之理。

耳。且彼不信主宰者。豈自甘悖理哉。或亦以無主爲是。有主爲非耳。知無主爲智。而不知無主爲愚耳。循無主行者爲當。而循有主行者爲謬耳。然試平心論之。何世之信從主者。舉皆抱道懷德之徒。而不信不從者。盡自欺欺人者乎。何彼所謂愚者。率其所不知。見之躬行。皆無顚僻。且以利天下無難。而其所謂智者。恃其所知。敗事傷衆。爲害不可勝言乎。謬行者。理宜晦。何昭然宣布。惟日不足。正行者。理宜著。何多方掩飾。不敢告人乎。何明司亂

者。加心美飾。而明司精者。反減心美而增闇昧乎。
不亦可怪乎。且極其所見。自古及今。凡繼惡者。知
皆明。行皆當。而聖賢爲不可法。帝王郊社之禮可
廢。而乾乾昭事。見無形。聽無聲者。總屬虛誑之事。
雖獲罪于主。侮君子。褻大人。皆合于理矣。可乎。

或曰。神道設教。萬國皆然。此治世術也。豈眞有主制
物乎。曰。凡認主之念。有公有私。私者不待眞傳。自
立一物。欽崇之爲主。而實非主。此則謬矣。公者率
本性之覺。想有一主。而不敢妄擇一爲主。此則是

矣。如望遠者。見其有動。輒疑爲人。但尚未辨何人。而妄指其姓氏。鮮不謬者。惟止曰是人。奚謬乎。今各國向主者。公也。是也。于遷善遠惡何難。若緣是定何爲主。則私謬不免矣。然猶賴有此。善本終存。方之無主者猶勝。夫無主者。必謂萬物生於自然。（如火自炎上。水自流下。）不知自然之說。殊非究竟之旨。格物者。既從物生得自然。又必從自然求其所以然。（如火自炎上。所以然者。體輕故也。水自流下。所以然者。體重故也。）設無所以使之自然者。亦安得自然而生乎。

十以人心之能徵

有謂萬物無與人心比能者。他物各有專向專用。其能有限。獨人心量甚寬。所向不一。不容界止。以其智巧。明庶物之情。制而用之。無弗聽命者。是人已爲萬物之所歸。已爲萬物之主矣。豈又有主制物。幷制人羣乎。曰不然。人心之能。異于動覺物之能。是在格物及自專二者。然皆有不足存焉。格物之學有三。一學在己。一學及人。一學制物。學在己者。或格物公理。或格物有之所以然。或格物自成之

效。又凡從色味音臭。寒熱堅軟。一切依賴之情。推及自立之體。通達物體之本然。是皆神靈之效。異於禽獸者。第人心本屬神物。而斯學全係有形。故必假以思慮。可漸成。不可頓致。始因見推其原。繼因原測其效。尋聲探求。殆未易幾矣。至若格無形之物。雖即返照本體。（靈才）未便了徹。且猶不離外司與物像以爲用。今夫去耳目。棄典籍。而能自明其心者幾人哉。且人心又若泥于形體。每見抑制。未暢厥用。思欲爲善而弗之爲。思欲戒惡而弗之戒。

形與神恒相反。有如是也。此人心之不足。一也。學及人者。如勸善之論。齊家治國之法。舉凡以智以義所立之功行。多所不及。無後世眞福之效。且即治止今世。倘以善爲向。推其意指。孰不謂世主之上。更有主宰。以爲眞德正治之原哉。

論學制物。凡物類性巧者。或利用或飾觀。非不誠智。然皆一成不易之法。泥於此。不通于彼。且各自爲利飾。不及同類。雖知。奚足貴哉。惟人獨得活法。兼用諸物之巧。而又利在天下。不私一身。凡鳥之翼。

魚之淵。獅熊之猛。馬象之力。犬鹿之輕疾。莫不效于人之手。效之舟車以利行。效之山林以利觀。效之農圃以利食。效之棟宇以利居。凡此。皆天下公利明矣。夫人智巧出于己心。非不可私之以自利其身。乃其所成。盡歸天下之公利。豈非更有主宰天下者。加其力量。牖使急公而後私乎。

或疑人受造之因。未必出于主宰。答曰。論人靈心。神也。神本無形。超于血肉之上。有形者不能造。斯豈父母之所與子者哉。雖然。以靈心為出于父母者

非。即謂發于天地陰陽者。亦非也。天地陰陽。雖曰變化不測。終不越以有成有。若夫靈心。既非先有者。又非依賴于他有者。陰陽曷預乎。即論肉身。質資父母。誠然。乃其模（外依模）亦制于主宰。比之造埴。準使直。繩使平。悉係大匠。若彼合土于水者。賤工而已耳。奚足與較功哉。蓋惟大主能知人身筋肉骨脉痰。各類本用本位。而又補其損者。連其斷者。造化神工。豈人力所能及哉。

凡人自專自主。全係靈力。所係異於禽獸也。夫禽獸

一生。以存命佚身爲務。有觸卽赴。不復審擇。人則不然。能究是非。能辨可否。肯與不肯。能决于己。足徵自主之力矣。然而人心不能無偏。往往暱于事物之當然。而叉物搖於外。情亂於中。雖能自主。誰則自主哉。以爲天主賦性然乎。非也。主所予者良性。人自以罪累弱之。乃主憫其弱。復不忍棄。時加默牖。令全所向。至哉。主之恩施。獨厚于人矣。

十一以氣之玄妙徵

氣者。人與物之切須也。凡生動之類。喻所須。宜推飲

食。然使飲食禁絕。不卽死。倘遲數日者。以氣存焉耳。使氣一絕。卽命不保矣。蓋氣以呼吸調心熱。無息可離。非若饑渴之猶可忍者。豈非切須哉。氣止一氣。而萬物盡賫之。因物性之異同。而各予以本利。且用不竭。取不禁。初無艱得之患。豈非物主之公澤固然乎。

氣實有體。充塞空際。自地至天。悉無他物。其體本大。而潛隱不現。包圍全地。而不碍他物之著地。以是知其爲質。微乎其微。而其順成物性。正以是矣。古

有名士雅百勒。往晤學友不遇。乃于畫圖中現有線上。復畫一線。微細無比。以代名剌。迨今推精巧焉。若氣體者。其大于線。不知其幾千萬倍。而其質之細微。又不減於線。世人生而習之。老不知察。何也。且氣遇物必破。勢也。乃物去輒合。不假外力。第用本性之力。卽全復舊。不少變易。此尤足異也。蜘蛛之網。或遇觸損。人雖才。鮮有能補者。豈無知覺如氣。而才力反出人上哉。所以然者。物主造氣之始。以是能付之。則氣不得不然耳。曷足怪乎。

氣於萬色萬像萬聲。皆能受而存之。每當夕過曠野。星月交上。各射其光於人目。其下山水花木。一氣之中。萬像森然。無少掩者。一時鳥聲水聲。人作樂聲。異韵雜奏。亦弗爲沮。且又歷歷分明。不相淆混。以此觀之。氣體幾與神體等矣。蓋物主既造氣以調心熱。而又恐其碍人物耳目之用。故賦其體微杪玄通。有如此者。其利於物行也。試觀之舟行水。得帆與櫓與縴。尤易前進。三者所賴。非氣乎。鳥之飛也。馬之疾走也。人身之動也。左右上下。皆氣環

遠。匪直無阻。且各變容以順之。前避以相導。後隨以相扶。非主制曲成。安能至此哉。

十一以靈魂常存徵 此條微引略少詳見主教緣起靈魂無終等篇

靈魂神體。非屬陰陽。非屬四行。純而不雜。無相克之因。況大主既命爲有始無終者。安得不常存乎。且靈之在身。爲惡享世福。爲善蒙世禍者。往往而有。是生時既未報。報亦未盡。豈應死後遽滅。縱惡而負善乎。以故人靈必不滅。必存以待公報於身後而其所爲公報之者。非大主而誰哉。

十三以主宰無失徵

有疑天主無心者曰。凡人善者不必獲福。惡者不必羅禍。不公不平。莫此爲甚。是惟天主無心則然。若曰有心。惑滋甚矣。曰。人爲有二。一有限。一無限。主制因之。有限爲者。世福是也。得之由人心主。是人之能。故名有限。此中非無物主扶祐。然皆順物借行。保存其當然而止。所謂公祐。非特祐也。於物之生。於人之行。皆然。善者惡者。皆可得之。無限爲者。在見眞主而享之。卽人未止之極。主張是者。獨由

物主之心。故名無限。此惟善人可得。惡者無由倖致。彼善人者。即或在世徧遭拂逆。正大主曲用其制。縱令爲詣極之因。其視惡人得之于世。失之于天者。相去遠矣。何不公平之有。

或曰。物主于有限爲順物主張者何。曰。是有多故。其一。凡人功德。惟絕去心懷之情。行乎當然者爲貴。主故因之。聽其自進而弗之強。其二。世人善者什一。惡者什九。設隨惡隨罰。不久死過半矣。主心弗忍。姑息恕以需其改。其三。借惡以煉善。猶之繼敵

國以戒本國。用他兇虐。制我怠傲。其四。主之以世物許人也。曰無善惡皆等。是知善惡之報。不在世物。而身後自有至公之刑賞隨之。其五。人能歸向大主。此恩超越萬美。其福無比。自足慰樂其心。奚假外物爲勸。如其不然。爲主所棄。卽係至苦。此亦自足警惡。奚俟更用刑罰強之。雖然。主亦間以世罰罰之。世賞賞之。以著正制之像。以示照察之不爽矣。而人多忽之。然則主豈無心者哉。

十四以神治徵

萬物之中。獨人自主。爲善爲惡。悉出本意。大主弗強。惟其弗強。所以善係其功。惡係其罪。待其死後。縱彼善惡。以施賞罰。纖悉不遺。此主制也。然生民以來。亦時有罪惡貫盈。罰不待死者。蓋又特發義怒。以示警云。

經紀在昔人類。縱慾無制。怙終不悛。犯主義怒。加罰。大發洪水。淹沒天下。且先百年。即降儆。命聖諾厄造一巨舟。所以處其家人。暨凡禽獸一偶于其中。以俟後命始出者。蓋大主罰惡。不難盡滅其類。再

爲淑造。所以然者。存後証耳。及其將刑也。猛雨四十日無間。地面全沒。鳥獸諸種。有聽命來舟者。人物共處一舟。歷歲水退。乃出。凡屬有生在舟外者。悉死。蓋物本爲人。人既不存。物卽無用。因幷滅之。

又紀後洪水四百歲。如德亞國有一方。忿怒鄰徼。男色宣淫。公行無忌。主將降刑。語聖亞拔郎曰。本方有未染者十人。倘可因以全免。其如無有何。於是陡降猛火。周五百餘里。人物既滅。復變陸爲海。水又不育。卽植木于濱。終不成實。徒發穢烟。以此禽

獸亦莫之近。迄今稱死海焉。凡經載天主治世。報善刑惡等甚衆。總之指人源本。欽崇主制。無他意也。茲不殫述。

十五以聖跡徵

跡者。足之所遺。不知其人所自來。與其所向往。視其跡。天主所施于人者。皆跡也。跡有常著者。有特著者。常者。如萬物依性自存傳類。與造化相終始。形天日月星之旋動。萬古不易。以扶物生長。是豈物之自謀。天之自顧哉。特者。如前所述洪水淹沒四

方。一舟而保萬種。必非自然。特係主旨可知。試再廣徵之。古有三人者。欽崇一主。國王強之拜魔。不順。縛置窰中。乃焰高出五丈餘。傷左右數人。而是三人者。身衣纖毫不損。但焚脫其縲絏而已。達尼爾爲守教屏邪。被讐推納獸城。內畜猛獸。數乘其餓。挑之。以致害。獸不應。且數千里外。一賢者將餽田夫飯。忽見天神降告達尼爾餓甚。遂挈移獸城食之。聖人見拘六日無恙。王悟。乃出達尼爾。而命其讐入獸城。身未及地。羣獸躍起。爭嚙斃之矣。厄

禮亞之思儆惡也。求主加刑。大旱三年有半。后復祈雨。卽雨。自居山中。有野鳥饋食者二。飯與殽俱焉。經紀聖跡類此者不一。蓋大主制世。雖恆因乎各物之自然。而或遇變故。特行己意。以顯厥能。不可掩也。

天主降生爲人。聖恩無限。一啓口。一舉手。卽是救人。病者愈。死者活。負魔者安。嘗食饑者。以六七麵餅。飽數千人腹矣。嘗海浪木石。悉如有靈聽命矣。卽其受難時。嘗日望退光而食。見者數十萬人矣。至

若所召十二宗徒。素本岀愚無聞名。一受寵任。材質遂變。加以聖人之才。天神之膽力。莫不棄財輕名。絕樂苦身。愛讐善世。甚至致命無難。而天下卒化之。一切誘感凶惡。無有沮撓之震撼之者。噫。何異也。

自是以來。聖跡不絕。史記額勒我畧掌教。欲建主堂。往視地。以介山海故。苦隘。聖人乃于衆歸後。獨留祈祐。詰朝。忽見山已遠退。中地廣開矣。又有弟兄共受一淛。以魚利爭者。聖人勸不聽。乃求主制之。

其湖忽變爲田。聖人之鄉。徑以大河。聖人慮其爲灾也。以木挺揷水濱。頃卽生活。長爲茂樹。水順流河中。卒免氾濫之患。凡遇邪魔居人身。與塑像。妄言未來。解人心藏密事。輒逐之去者。又比比也。聖百爾納者。日以畫十字聖號。去諸疾。以故聖一出門。衆迎敬之。如天神然。史記聖人一日在途。救瞽者十一人。痿手者十人。痿足者十八人。聾凡聖人爲主寵任。畀以超性之力。顯行奇跡類如此。

或問微主奚用聖跡。曰。人之智者。凡于天地萬物。因

其然。探其所以然。自足認主。奚假聖跡。至若凡愚。則知識卑下。日習不察。必以常見常聞爲平等。而以目所未見。耳所未聞。爲難能不可幾及也。主故因其性而啓廸之。又大主之心。日欲引人向末止之極。故于聖人爲衆表者。獨令行超性之效。以著其道爲眞道。德爲實德。因而令聞日廣。漸相師法。以向至極。又或因認主之人。心忽外馳。主乃行聖跡。俾繇外身可見之恩。以轉念内身不可見之恩。庶幾覺悟。一意欽崇矣。

或問中學亦尊天。與主教何異。曰。中學所尊之天。非蒼蒼者。亦屬無形。第其所謂無形。卒不越于天。蓋天之蒼蒼其形。而天之運用不測。即其神也。運用不測之神。雖無形不離于形。與天一體。是無心無主張者。非吾所稱尊主也。吾所稱尊主。雖曰不可見。不可聞。而非即以不可見且聞爲貴。蓋與天地萬物。其體絕異。至純至靈。不由太極。不屬陰陽。而太極陰陽。並受其造。且一切受造。無不聽其宰制者。神功浩大。人不能測。遂曰無心。豈眞無心無主

張者哉。

或曰。凡人之行。各隨己力。似己實自主。曷更有主主之曰。物行有常。其性定也。獨人無定性。任其意之所之。然大主主物。固順其有定之性。而其主乎人也。亦卽順其無定之性。人雖具大才力。有謀必遂。而不得大主之命。未有底厥績者。且主特顯威權。奪人私謀。明示公制。間亦有之。第非常法耳。是如術簟布于美景之上。偶遇隙縫。美僅微露。而秘藏者多。必欲一一測而知之。難矣。

或又曰。物行本屬自然。以故千歲不易。蓋所行由己。
又曷需主爲。曰。是大不然。物性不變。所行有常。此
即造物主張。既始定其然。而又保存其性。使之常
然。全能妙用。焉可誣也。如以有常不易。而謂物行
自然。不由主制。則必將造化止息。形天不動。春秋
錯。雨雪絕。萬物毀敗。而後徵有主制乎。蓋物性之
定。物行之常。主命之矣。主之所命。物不能違。奚論
一息與千古乎。且以千歲爲久者。自人視之則然。
若自無始無終者視之。猶呼吸耳。曷云久乎。

曰。仰有大主。巍然獨尊。充然自足可也。曷屑與世事。

曰。使主有所限。奚克分營細務。急他而忘己。乃主

實無限。其體其心其能。皆屬無限。且體之無不在。

因乎自然。即無不知。無不能。亦因乎自然。何物不

由之。而又何物能勞之。物雖微賤。而分辨乎物之

知。保存乎物之能。主張乎物之理。固皆至尊無比。

而又分毫不損己之貴予物。分毫不取物之賤附

己。何嘗不尊。若論其自足。其理物也。非外求以自

益。全乎其爲利物也。蓋主美本全。容物分享之。猶

之泉既充盈。則分潤流派。無所不可。然皆屬益物。
非己不足而求益于物也。

或問尊主治世。豈必躬臨。即如人君治平天下。身未嘗一日離九重矣。曰。主體無所不在。非世主比。且人當受造之初。併賦義理。皆主躬施。主既躬施於始。亦必躬保於終。如匠者造器。肇始厥功。不底于成。器不釋手。然則人曷嘗頃刻離主乎。由斯以談。凡有背理傷義。不守教誡。皆在大主目前。無纖毫掩者。其不即見罰。以需悛改。非竟置不問也。可不

畏哉。

遵教規凡譯經著書必三次看詳方允付梓茲並鐫

訂閱姓名于後

高一志

耶穌會中同學龍華民　共訂

羅雅谷

龔端毅公賀湯若望七袠壽文

道未先生崛起海表不遠八萬里稅駕乎京師道德洽聞傾動朝著時則貴臣攈彝常之訪疇開局治書郁爲百卷燦然明備待時而行我國家肇造九有卜年萬禩敬天授人首膺召命先生以精微之學仰贊欽文測晷別曆提義契和作訛成易上協乎辰紀析因夷隩俯考乎方輿簡儀日晷極制器侔象之能三角割圜有精義入神之法於是兩儀之緯度經度星宿之本行本輪二曜之實會視會以至環轉恭差歲差歲實之別因時相地交食淩犯之詳莫不逕以密心深乎靈契元會運世表天官之書迎日推策希容成之算是固一行之所却步守敬於焉遜心者矣我世祖章皇帝蘊剖軒圖悟象性道崆峒之問遂叶風雲柱下之言並恭帷幄登靈臺而望雲物正朔肇頒執謁人以投虎豺羣芬底定錫之師號晉以上卿夜半受釐時席前於宜

室宸游多暇亦嘗降於丹扆東第之冠蓋如雲倘方之問勞日至魚水之合爲行所
稀先生因是感激恩知若指形跡睹時政之得失必手疏以秘陳於凡修身事天展
親篤舊恤兵勤民用賢納諫下寬大之令慎刑獄之威鞏固人心鼓厲士氣隨時匡
建知無不言賈生太息方當極治之朝魏徵十漸以戒貞觀之盛乃至獵阬相如表
抗韓愈抵觸忌諱悃愊震盪微幽拂耳終諧納牖最後則直陳萬世之大計更爲舉
朝所難言司馬公之累表待罪范忠宣之頭鬚盡白血誠輪困早見長慮方諸古人
殆有過之無不及焉先皇帝神聖之姿登下虛及獨於先生危言極論化吁咈爲都
俞止笨轉圜欣然樂受豈非以其至誠納結於堂之忠匪同訐激而孤踪獨立批鱗
之勇不繇旁替哉迄今龍髯初遠丹檻猶新乃始發篋陳書泣然流涕感聖度之如
天慶孤臣之遭遇而與先生遊者亦幸得窺伏蒲叩閣之一斑想遺膝補天之盛事

舉手加額信仁賢之有益人國而益以見先皇帝虛懷從諫貽宗社無疆之庥爲千古所不再覯也新天子手握乾符光昭繼述當周成負扆之年正貝奭輔天之日先生以老成宿望再被溫綸晉號通微俾仍師席鞶帶三錫矢卷阿鳴鳥之音精白兩朝邁黃石赤松之駕爰值淸和之合朔尙爲杖國之嘉辰綠臚赤舄無須鳩玉之扶鶴蓋文茵均切鳬藻之忭高足弟子金吾潘君輩以余綠殷圮屢賞辱獎琴結綺帶之無慙披襮羅而授簡書曰詢茲黃髮言國家圖任耆碩數臚純固以保我子孫黎民也爲天子祝萬年焉又曰天壽平格言世之正人君子期頤難老以其嘉言懿行集純嘏而綏邦家也爲先生誦九如焉天休茲至咸有一德景星卿雲諸福總萃然則先生之身覯手國家之景運綿綿其未有艾也安期羨門窈渺無徵之言烏足以申介眉而侑康爵哉

國子監助教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充乙未文武廷試讀卷官戶刑二部左右侍郎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吏禮兵科都給事中同進士出身通家侍生淮南龔鼎孳頓首拜撰

金文通公賀湯若望七袠壽文

歲辛丑四月朔日敕賜通微教師加一品大銀臺道未湯公介七袠觴大金吾諸君子謀言於余以爲公壽其辭曰聞之軒皇肇甲子則大撓容成虞廷在璣衡則羲和典職易之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其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帝王順天應人必有精思博聞之佐應運而出窮神盡智以成一代欽若之憲章粤帝御世立極敬天勤民首以授時爲亟而先生以生知異質秘授靈樞闡元會運世之法訂歲紀日分之訛乃至析晷別躔平五方之氣以利民用順治十有八年閏戎衣大介綏邦慶豐疫癘無災螟蝗不育先生匡贊英主躋一世於仁壽彰彰也以玆集致大年直取懷而劵耳公其有以進此者爲先生賀乎余曰唯唯如諸君子之言先生殆以術而寓乎道者余謂先生則以道而忘乎術者蓋先生之全乎道非以術教而以身教者也先

生綜洽通儒恭懸裁超甘石其學不爲不博毋俟稽讖披圖而占緯常符不假登臺
上庠而休咎畢協其智識不爲不精還熙時展碩抱賦被五章位階九列錫號娘於
上眞其名業不爲不尊以顯然而學博不以長矜識精不以市詭名業尊顯不以形
驕倨士大夫之朝夕習於先生者欽其卑牧飲其和醇而知驕陽不介於其躬也坦
坦愉愉絕町畦捐城府無刻薄以示厲而知沴陰不岢於其慮也舉一切世慮銷偕
之爲疾雷震霆狂風苦雨無不有感而立消忘言而自化是以昔盈天札之患蔑由
而致豈精斤斤畫昏夕之刻候耕耘之節以祛告戾而召休嘉者乎謂先生之壽其
身以壽世在此不在彼[illegible]曰不然更進之而宣幽疏滯攝[illegible]新天子沖德大之衍靈
五事以贊庶徵小之寅規折槨以扶化育新天永命無疆惟休先生之學於是全乎
大道先生之壽於是結爲大年也已諸君子矍然曰是足以壽先生遂書之爲祝

光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和殿大學士前少傅兼太子太傅充纂修
順治大訓總裁乙未科會試大主考少保兼太子太保吏兵工三部尚書都察院左
都御史吏兵二部右侍郎充丙戌己丑乙未三科殿試讀卷官進士出身通家侍生
吳江金之俊頓首拜撰

魏文毅公賀湯若望七袠壽文

蓋聞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氛濟世者不必八索九邱信哉其言之也以余觀於道未湯老先生殆滿大神宏而無愧於古之聖賢者歟先生生於西海之濱航海數萬里至中華之地大海茫茫風波萬丈蛟蜃魚龍揚鬣鼓舞或遇山石錯鍔險若鋒刃舟觸之則立碎又海水鹹鹵不可下咽令人乾暍所歷數十國多鳥言卉服鬼神出沒而先生風帆數載若履平地所謂以道德爲干櫓仁義爲甲兵水不濡而火不爇者先生之謂也前此先生未至中華時有利先生瑪竇者宣揚其教一時頗有信從之者然猶沕闇未著自先生由海壖北上廣著鴻書闡發至論如(畢徵)(緣起)(眞福)諸籍與此中好學之士共閱共見而又接引後來勤勤不倦樂於啓廸所謂青天白日心事光風霽月襟懷先生之謂也自古帝王治天

下最重曆法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夏小正）及（周禮）（月令）諸書莫不欽若昊天茂對育物降及漢晉至於明初皆以太史掌之誠有見於天道爲人事之本原而敬天乃治民之實事也故風雨以時災沴不作百姓和樂萬物生遂則天下太平否則衡石程書無益於治智盡能索反滋之亂也乃先生精詳曆法測驗布算占星以分度立表以窮晷日躔盈縮月離遲疾去極遠近十二宮辰不越掌握秤寸而得之而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有緯度地有經度宿有本行日月五星有本輪日月有正會視會又發前人所未發是以密合天行特膺綸眷所謂博物君子學貫天人者先生之謂也天下甚大九州之外復有萬國其安危理亂總以中華爲轉移中華萬國之斗杓也故海不揚波則越裳重譯而來朝大林國有神鐵之山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即自流溢鑄之爲劍以貢方物此類不

可勝紀然斗杓之轉又在人主一心先生任太史之寄躬登臺望雲物如氛祲災祥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國家大事有關係安危者必直言以爭之雖其疏章謹密不
傳然而調燮斡旋不止一端維袞有闕仲山甫補之所謂以犯言敢諫爲忠救時行
道爲念者先生之闡也或曰先生之人確然有道者也先生之教疑之者半信之者
半與儒者有異同吾子將何擇焉余曰子未熟察夫先生之教也夫先生之教以天
主爲名原夫太始之元虛廓無形天地未分混沌無垠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陰陽之
合何本何化九重孰營八柱何當凡皆天帝之所爲也主教尊天儒教亦尊天主教
窮理儒教亦窮理孔子之言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又曰天生德於予又曰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
以立命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聖賢慄慄於事天之學者如此而後之

儒者乃以隔膜之見妄爲註釋如所謂天即理也含糊不明儒者如葛屺瞻諸人固
已辨其非先生之論豈不開發羣蒙而使天下之人各識其大父而知所歸命哉謂
先生爲西海之儒即中華之大儒可也先生之言曰各國各安安於各法萬國各安
安於公法法之公尙有公於天主者哉至於闢佛老縱橫邪遁之說爲不足致太平
此尤廣厦細旃之上所宜切切留意者又如教戒貪淫教戒欺詐强暴等惡尤爲理
性平情之要旨克己復禮即參贊位育皆可由此以致之而謂先生之教與儒者有
異同乎余向聆先生之緒論見其諄諄以興起教化爲念而其著書之奧博宏贍嘗
愧不能窮究其說今春屆先生七袠之期其門下諸君子以文爲請余惟先生心同
太虛學超物表方將延大椿之年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與廣成先生入無窮
之門錢鏗安期之流固不足道特爲述先生之爲人與先生之學足以壽世壽國壽

民其器大神宏有如此而百家之自私自利者可以改絃易轍而知所趨向矣是爲

序

都察院左都御史前加太子太保左副都御史提督四驛館太常寺少卿兵科都給

事中翰林國史院庶吉士賜進士出身栢鄉魏裔介頓首拜撰

王宮保賀湯若望榮陞文

易稱餘慶必歸積善之家王者恩施逮下既被其躬又及其子若孫夫榮寵人心所希而且及於數世謂之餘慶信非誣已士之有志當代者揣摩攻苦致身青雲因而功見名立光增祖烈澤䕃孫枝蓋往往而有也至欲以絕域孤踪而遥帝眷淸修道範而傳世家此則未之前聞而運際休隆明良契合其魚水相驩恩遇洊見又有非恒情所可逆計者若我道翁湯老先生產自西海髫齡悟澈性命辭骨肉入修士會年壯抱道東來廸我中夏如揭日月而行中天嗣典曆務感激世祖章皇帝特達之眷昌言偉論雲蒸霞蔚未陳爲世大計老成謀國社稷實永賴焉今皇上繼天立極推恩格外特允送其撫養孫男讀書太學一時稱爲異數而余以爲先生物外高人結知英主力佐創垂功同補浴惓款報國之衷超軼古今則國家之所以報先生又

何得以例拘乎此爲非常之恩獨於先生有得當也先生之門有金吾潘君勵力事先生久凡先生夙夜在公君左右之章皇帝心鑒其勤勞畀以今官而今應孫潞士宏又即君之子也然則勵力之獲庇於先生者甚厚而先生眞可謂澤及於其後慶餘於其家也歟司天諸君子謬謂余知言索文爲先生侑一觴余義不敢辭遂泚筆敷陳其槩云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前吏部左右侍郎內翰林國史院學士詹事府少詹兼文院侍讀學士國子監祭酒秘書院侍讀檢討國史院庶吉士纂修明史會試同考官武會試總裁武殿試讀卷官侍經筵進士出身通家侍生王崇簡頓首拜撰順治辛丑菊月之穀日